

反思《梨园飞歌》悉尼演唱会

吴彬

—

至今，还很难忘9月17号晚上在线收看《梨园飞歌》悉尼演唱会时候的那份兴奋和激动。我在给兰州一位河南同学的短信中说：很高兴，我简直想放声大哭，我为河南人而感到骄傲。因为河南的地方戏远渡重洋，意义非同寻常。但是，当激情过后，今天，再理性地思考一下，我不得不写下了这么一个标题：《反思〈梨园飞歌〉悉尼演唱会》。

应该说，这次河南戏曲赴澳是肩负着弘扬传统戏曲的使命的。作为中国八大剧种，其中有三大剧种都能在悉尼展演自当是中国戏曲界的盛事和骄傲。但是，在这背后，似乎又隐含着几多匪夷所思的问题。河南电视台的这次赴澳之行固然是代表中国，代表河南，代表戏曲界而去的。但是，我想它最核心的还是代表着河南的戏曲界。河南素有“戏曲之乡”的美誉，至于到底有多少剧种目前尚在河南流行，我未曾有明确的概念。但是，至少，我知道，在河南，豫剧、曲剧、越调这三大剧种的顽强的存在和强大的生命力是有目共睹的。单单一个豫剧并不能代表整个河南的地方戏，虽然，它姓“豫”。

现在，我所要说的就是：

一、这次的赴澳演出，河南的戏曲只有豫剧有幸邀宠，献技于异邦。

爱好河南戏曲的朋友都知道，河南有三大剧种：豫剧、曲剧、越调。虽然，曲剧的历史很短，但它后来居上，几十年间就卓然立于三大剧种之列，并在生、旦、净、丑四个行当都贡献出了自己代表性的艺术家。历史颇为悠久的越调，在五十年代曾被一些爱好豫剧轻视越调的领导干部排挤、打击、取消、摧灭，但是，经过一代越调大师申凤梅的努力，亦卓然崛起，和豫剧、曲剧并列。而且，在河南八大老艺术家中，越调就占两位。以前不太喜欢戏曲的作家李佩甫先生，曾在他的长篇小说《申凤梅》中充满深情地写道：“‘大梅的戏’几乎成了中原地方戏的一种代称！”其实，不管是申凤梅还是常香玉，乃

至河南戏曲中的任何一位艺术大师都不能代表整个河南戏曲的。豫剧、曲剧、越调等都只是河南戏曲中的一个剧种，而不等于整个河南戏。

二、出场的女性戏曲演员中（我说的是演员，我个人认为，艺术家这个称呼是不能乱用的。虽然，主持人一再地说什么某某艺术家，其中也的确有堪称艺术家的演员在），几乎都是常派传人。王希玲、李金枝、汪荃珍、小香玉，这是众所周知的常派传人。有个叫张春玲的，以前曾在湖北工作，因为她的师承关系我不甚清楚，目前还不敢妄断。

在河南的豫剧界，不但有常派，还有陈派、崔派、马派、阎派、唐派、牛派等，以及其它虽然尚不能归属于哪种流派但确实已经铸就杰出艺术成就的大家。对于常派，我不敢诋毁。因为，作为一种艺术流派它自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对于常派的开山——常香玉大师，本人也是深表敬意的。（不然，本人便不可能在大师逝世之后一周内就写出了 206 行的悼念长诗。对于本人最崇拜的申凤梅大师，最长的悼念之作也不过百行）。我所迷惑不解的是：这次的赴澳之行，独独地常派领了风骚，大出了风头。似乎河南戏曲界就只有豫剧，豫剧中就只有一个常派。难道这背后有什么暗示不成？难道这就是河南戏曲，就是豫剧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成？这不禁令人想起赵树理，想起“赵树理方向”。所谓的“方向”是可怕的，历史已经展览过了它的惨痛。如今，作为代表河南戏曲展览于异邦的《梨园飞歌》竟独独地把常派捧在了国际文化交流的前台——我不敢说这是有意地安排或是天意地巧合。但是，我要说，这或许是一种可怕的信号。

本人无意于匡复或者摧毁什么。出于对戏曲的爱，对艺术未来的负责，所以，斗胆妄言。这份感言既非针对常派以及其中的任何一位弟子（本人对常派及其部分弟子的表演是非常欣赏的，包括这次赴澳中的几个），亦非针对梨园春、针对河南电视台。我总认为，河南的戏曲界缺乏一种精神，一种批判和反思的精神，河南的戏曲批评实在地不够景气，这和戏曲舞台表面的繁荣刚好是一种反差。故此，凭一人之敏感发抒一时之拙见，以期引起同好者的争鸣，来共同推动河南戏曲批评的前进。